

短篇小说集

胡适著译精品选
◎ 胡适 / 译



短篇

小说集

胡适著译精品选
胡适 / 译

DUANPIAN
XIAOSHUOJI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短篇小说集/胡适译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
1999. 10

(胡适著译精品选)

ISBN 7-5336-2285-5

I. 短… II. 胡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2269 号

责任编辑:万直纯

装帧设计:包云鸿 吴亢宗 王为民 黄彦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

印 刷:合肥晓星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5.125

字 数:120 000

版 次: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3 000

定 价:9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651321

邮 编:230061

出版说明

胡适著述甚丰,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。为满足读者的需要,本社在出版《胡适全集》之前,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(译)作。这些著(译)作的出版,或采用初版本,或采用较善版本。书中个别有误植、脱字、衍字之处,均予改正。

本书收胡适译著《短篇小说第一集》、《短篇小说第二集》,由编者拟名为《短篇小说集》。第二集后面由编者增加《论翻译》一文。

本书在整理过程中,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和研究成果,谨致谢意!

1998年8月

目 录

第一集

- [3] 译者自序
- [5] 法国·都德 最后一课
- [9] 法国·都德 柏林之围
- [15] 英国·吉百龄 百愁门
- [21] 俄国·泰来夏甫 决斗
- [27] 法国·莫泊三 梅吕哀
- [32] 法国·莫泊三 二渔夫
- [39] 法国·莫泊三 杀父母的儿子
- [46] 俄国·契诃夫 一件美术品
- [52] 瑞典·史特林堡 爱情与面包
- [61] 意大利·卡德奴勿 一封未寄的信
- [72] 俄国·高尔基 她的情人
- [79] 附录·胡适 论短篇小说

第二集

[95]译者自序

[97]美国·哈特 米格儿

[111]美国·哈特 扑克坦赶出的人

[124]美国·哦亨利 戒酒

[133]俄国·契诃夫 洛斯奇的提琴

[145]俄国·契诃夫 苦恼

[152]英国·莫理孙 楼梯上

[158]附录·胡适 论翻译

第一集

译者自序

这些是我八年来翻译的短篇小说十种，代表七个小说名家。共计法国的五篇，英国的一篇，俄国的两篇，瑞典的一篇，意大利的一篇。

这十篇都是曾发表过的：《最后一课》曾登《留美学生季报》；《柏林之围》曾登《甲寅》；《百愁门》曾登《留美学生季报》；《决斗》、《梅吕哀》、《二渔夫》曾登《新青年》；《一件美术品》曾登《新中国》；其余三篇曾登《每周评论》。因为这十篇都是不受酬报的文字，故我可以自由把他们收集起来，印成这本小册子。

短篇小说汇刻的有周豫才、周启明弟兄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（一九〇九）两册，周瘦鹃的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（一九一七）三册。他们曾译过的，我这一册里都没有。

我这十篇不是一时译的，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

的，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。

近一两年来，国内渐渐有人能赏识短篇小说的好处，渐渐有人能自己著作颇有文学价值的短篇小说，那些“某生，某处人，美丰姿，……”的小说渐渐不大看见了。这是文学界极可乐观的一种现象。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，可惜我不能创作，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，惭愧惭愧。

后面附录《论短篇小说》一篇，是去年的旧稿，转载在这里，也许可以帮助读短篇小说的人领会短篇小说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。

民国八年九月，胡适。

我译的短篇小说，在第一版所印十种之外，还有《他的情人》一篇，现在趁再版的机会，把这篇也加进来。

民国九年四月，胡适。

最后一课

[法国] 都德

著者都德（Alphonse Daudet）生于西历千八百四十年，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，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。

当西历千八百七十年，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，法人大败，普军尽据法之东境；明年进围法京巴黎，破之。和议成，法人赔款五千兆弗郎，约合华银二千兆元，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。赔款之外，复割阿色司、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。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，写割地之惨，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。

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。

这一天早晨，我上学去，时候已很迟了，心中很怕先生要骂。况且昨天汉麦先生说过，

今天他要考我们的动静词文法，我却一个字都不记得了。我想到这里，格外害怕，心想还是逃学去玩一天罢。你看天气如此清明温暖。那边竹篱上，两个小鸟儿唱得怪好听。野外田里，普鲁士的兵士正在操演。我看了几乎把动静词的文法都丢在脑后了。幸亏我胆子还小，不敢真个逃学，赶紧跑上学去。

我走到市政厅前，看见那边围了一大群的人，在那里读墙上的告示，我心里暗想，这两年，我们的坏消息，败仗哪，赔款哪，都在这里传来。今天又不知有什么坏新闻了。我也无心去打听，一口气跑到汉麦先生的学堂。

平日学堂刚上课的时候，总有很大的响声，开抽屉关抽屉的声音，先生铁戒尺的声音，种种响声，街上也常听得见。我本意还想趁这一阵乱响的里面混了进去。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时候，里面静悄悄地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朝窗口一瞧，只见同班的学生都坐好了，汉麦先生拿着他那块铁戒尺，踱来踱去。我没法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推门进去，脸上怪难为情的。幸亏先生还没有说什么，他瞧见我，但说孩子快坐好，我们已要开讲，不等你了。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座位，心还是拍拍的跳。

坐定了，定睛一看，才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绿袍子，挺硬的衬衫，小小的丝帽。这种衣服，除了行礼给奖的日子，他从不轻易穿起的。更可怪的，今天这全学堂都是肃静无哗的。最可怪的，后边那几排空椅子上，也坐满了人，这边是前任的县官和邮政局长，那边是赫叟那老头子。还有几位，我却不认得了。这些人为什么来呢？赫叟那老头子，带了一本初级文法书摊在膝头上。他那副阔边眼镜，也放在书上，两眼睁睁的望着先生。

我看这些人脸上都很愁的，心中正在惊疑，只见先生上了

座位，端端敬敬的开口道：“我的孩子们，这是我最末了的一课书了。昨天柏林（普国京城）有令下来说，阿色司和娜恋两省，现在既已割归普国，从此以后，这两省的学堂只可教授德国文字，不许再教法文了。你们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，今天是你门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课了。”

我听了先生这几句话，就象受了雷打一般。我这时才明白，刚才市政厅墙上的告示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课了！我的法文才该打呢。我还没学作法文呢。我难道就不能再学法文了？唉，我这两年为什么不肯好好的读书？为什么却去捉鸽子、打木球呢？我从前最讨厌的语法书、历史书，今天都变了我的好朋友了。还有那汉麦先生也要走了。我真有点舍不得他。他从前那副铁板板的面孔，厚沉沉的戒尺，我都忘记了。只是可怜他。原来他因为这是末了一天的功课，才穿上那身礼服。原来后面空椅子上那些人，也是舍不得他的。我想他们心中也在懊悔从前不曾好好学些法文，不曾多读些法文的书。咳，可怜的很！……

我正在痴想，忽听先生叫我的名字，问我动静词的变法。我站起来，第一个字就答错了，我那时真羞愧无地，两手撑住桌子，低了下不敢抬起来。只听得先生说道：“孩子，我也不怪你。你自己总够受了。天天你们自己骗自己说，这算什么？读书的时候多着呢。明天再用功还怕来不及吗？如今呢？你们自己想想看，你总算是个法国人，连法国的语言文字都不知道，……”先生说到这里，索性演说起来了。他说我们法国的文字怎么好，说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论理的文字。他说我们应该保存法文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们总算是为人奴隶了。如果我们不忘我们祖国的言语文字，我们还有翻身的日子。”

先生说完了，翻开书，讲今天的文法课。说也奇怪，我今天忽变聪明了。先生讲的，我句句都懂得。先生也用心细讲，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学问今天都传给我们。文法讲完了，接着就是习字。今天习字的本子也换了，先生自己写的好字，写着“法兰西”、“阿色司”、“法兰西”、“阿色司”四个大字，放在桌上，就像一面小小的国旗。

同班的人个个都用心写字，一点声息都没有，但听得笔尖在纸上蹾蹾的响。我一面写字，一面偷偷的抬头瞧瞧先生。只见他端坐在上面，动也不动一动，两眼瞧瞧屋子这边，又瞧瞧那边。我心中怪难过，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，他的园子就在学堂门外，这些台子、凳子都是四十年的旧物。他手里种的胡桃树也长大了。窗子上的朱藤也爬上屋顶了。如今他这一把年纪，明天就要离去此地了。我仿佛听见楼上有人走动，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边收拾箱笼。我心中真替他难受。先生却能硬着心肠，把一天功课，一一做去，写完了字，又教了一课历史。历史完了，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。坐在后面的赫叟那老头儿，戴上了眼镜，也跟着他们拼那 ba, be, bi, bo, bu (巴, 卑, 比, 波, 布)。我听他的声音都哽咽住了，很像哭声。我听了又好笑，又要替他哭。

这一回事，这末了一天的功课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。

忽然礼拜堂的钟敲了十二响，远远地听得喇叭声，普鲁士的兵操演回来，踏踏踏踏的走过我们的学堂。汉麦先生立起身来，面色都变了，开口道：“我的朋友们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先生的喉咙哽住了，不能再说下去。他走下座，取了一条粉笔，在黑板上用力写了三个大字：“法兰西万岁。”他回过头来，摆一摆手，好像说，散学了，你们去罢。

柏林之围

[法国] 都德

“柏林之围”者，巴黎之围也。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，普法之战，法人屡战皆败。西丹之役，法帝全军解甲。巴黎闻报，遂宣告民主，众誓以死守。普军围巴黎凡四阅月始陷。

此篇写围城中事，而处处追叙拿破仑大帝盛时威烈。盛衰对照，以慰新败之法人，而重励其爱国之心，其辞哀惋，令人不忍卒读。

此篇与都德之《最后一课》（*La Dernière Classe*），皆叙普法之战。二篇皆不朽之作，法童无不习之。重译外国文字亦不知凡几。余二年前曾译《最后一课》。今德法又开战矣。胜负之数，尚未可逆料。巴黎之围欤？柏林之围欤？吾译此篇，有以也夫。

民国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记于美洲旅次。

余等与卫医士过凯旋门大街，徘徊于枪弹所穿之颓垣破壁间，凭吊巴黎被围时之往迹。

余等行近拿破仑帝凯旋门，卫医士忽不进，而指凯旋门附近诸屋之一，谓余等曰：君等见彼严扁之四窗乎？去年八月初旬，巴黎消息已恶矣。当此危急之时，余忽被招至彼屋，诊视一神经颠狂之症。病者朱屋大佐，尝为拿破仑部下军官。老矣，而馀勇未衰，爱国之心尤热。当普法之战之始，大佐自乡间来，僦居此屋，以屋有楼，可望见凯旋门也。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？伤哉此老！其意盖欲俟法人大胜后，可凭阑下观法军凯旋之盛仪也。

一日晨餐已，将起，忽得维生堡之败耗（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），遂倒于座，若受椎击。余往诊视时，大佐手足僵直，几疑已死。其人颀长，躯干伟大，齿佳，白发鬢然，八十岁矣，貌乃类六十以下。其孙女，好女子也，跪其侧而泣，哀伤动人。此女之祖若父皆军人，父随麦马洪大将军出征。今对兹僵卧之老人，遥念军中老父，宜其哀也。余竭力慰藉之，然殊少希望。病者所患为半边风痹，八十老人当之，罕能免于死者。大佐一卧三日，不省人事，而雷舒贺坟之消息至矣〔八月六日，麦马洪以三万六千人，炮百三十尊，与普军九万六千人，炮三百四十尊战，大败〕。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，人皆以为我军大捷，普军死者二万，普皇子为俘。此大捷之来，全国欢声雷动。而此鼓舞之欢声，乃能起此风痹老人之沉痾。余第三日往视时，大佐目已能视，舌已能动，喃喃语曰：“大……捷！大……捷！”余亦和之曰：“诚大捷也。”因语以道路所传此役死伤俘虏之数。大佐闻之，貌益扬，目益张。

及予退出，遇其孙女于户外，容色若死灰。余执其手，语之曰：“勿再哭。若祖父有起色矣。”女乃语予以雷舒贺坟之确耗，麦马洪力竭退走，我军大败矣。余与女相对无语。女盖念其父，余则但念其祖，若老人闻此败耗必死无疑。然则奈何？将听其沉湎于此起死神丹之中耶？是诳之也。女含泪曰：“决矣。余非诳老人不可。”语已，收泪强笑，入侍其祖。

余与女之给老人也，初尚易易，以老人病中易欺也。及老人病日瘥，则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。老人之望消息甚殷，我军进兵之一举一动老人皆欲知之。故女日必坐床头，读其假造之军中新闻，手持普鲁士地图，笔画我军进取之道。巴逊大将军趣柏林也，滑煞大将军进巴维亚也，麦马洪大将军占领巴罗的海上诸省也。女不晓军事，每乞助于余。余亦未亲疆场，但尽吾力告之。余则老人亲助之。老人尝随拿破仑皇帝数次征服德意志，故知其地理甚详，余与女所假造，不如老人之精警合军事方略也。老人每以小针指地图，大呼云：“汝乃不知我军所志何在耶？彼等已至此，将向此折而东矣。”其后余与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，谓我军果至某地，果向某地折而东矣。老人益大喜。

占地也，战胜也，追奔逐北也，而老人望捷之心，终不可履。余每日至老人所，辄闻新捷。余入门，未及开言，女每奔入室告余曰：“我军取梅阳矣。”余亦和之曰：“然，余今晨已闻之。”有时女自户外遥告余。老人则大笑曰：“我军进取矣，进取矣。七日之内，可抵柏林矣！”

余与女皆知普军日迫，且近巴黎。余与女议，令老人去巴黎，顾终不敢发。盖一出巴黎，则道上所见，皆足令老人生疑。且老人病体犹弱，一闻确耗，病或转剧，故终留巴黎。